



Distant Songs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远歌

熊召政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Distant Songs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远歌

熊召政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远歌 / 熊召政.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 - 7 - 5354 - 4672 - 5

I . ①文 ...

II . ①熊 ...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081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安波舜 张 维

装帧设计: 孙 嵩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电话: 027 - 87679310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传真: 027 - 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三河鑫利来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4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辑 · 烟花三月下扬州

003	烟花三月下扬州	045	登黄鹤楼
005	饮一口汨罗江	047	雨中登滕王阁
008	水墨江南	049	岳阳楼散记
010	访洛阳白园	053	九寨沟三记
012	阆中小记	058	黄龙沟一日
014	桃花潭记	061	游蓝田记
016	宣纸试墨记	064	双桥沟游记
018	长白山秋色	067	镜泊湖的黄昏
020	漫步在蛇骨塔下	069	茅台镇夜饮
023	周庄的迷楼	071	诗中的三峡
026	说不尽的老房子	082	衡山的日出
030	雪窦飞瀑	086	东湖两品
033	游九曲溪	089	踏青赏梅
037	鹿回头看海	091	飞越天山
040	黄山听雨	093	龙井问茶
042	在西峰的夕照中	097	峨眉山散记

◇ 第二辑 · 菩提本无树

103	孤山踏雨
108	鸡足山中
119	九华山礼佛记
125	永远的楼观台
130	东山访废寺
135	龙舟
138	问花笑谁
142	关于弥勒佛的对联
146	欢喜佛与媚态观音
149	地藏菩萨的誓言
151	鸟与僧
153	石阶上的化石
154	自古名山待圣人
160	菩提本无树

◇ 第三辑 · 最后的童话

165	天堂中的花园
167	最后的童话
169	清江行
172	穿越柴达木盆地
175	鸡鸣山中泡温泉
177	廊桥何处不遗梦
180	吴家山避暑手记
186	金鞭溪记
188	收藏积雪
190	游远安金家湾记
193	天堂河谷记
197	在龙船调的故乡
200	桃花溪印象
202	啊，纳木措！
205	米立奇的晚宴
208	瓦里沃的夜晚
211	索罟湾半日
214	银座
218	箱根
223	海啸的颜色是什么

◇ 第四辑·寒山寺钟声

229	厉山本记
231	漫步姜里城
233	蟠溪半日
235	绥中碣石记
237	芒砀山记
238	访严子陵钓台
241	惦记汉中
244	对汉江的期待
246	谒汤阴岳飞庙
249	初到双峰荷叶乡
251	运河是一段乡愁
258	二十四桥明月
266	访云山古寺
268	洪湖水，浪打浪
270	一杯香茶敬亲人
272	访成都杜甫草堂
276	谒张居正墓
284	再谒张居正墓园
286	怎一个愁字了得
292	辽上京的黎明
294	寒山寺的钟声
296	游洞庭西山记

◇ 第一辑

烟花三月下扬州

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小，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烟花三月下扬州

儿时就背诵唐诗人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绝句，童稚时只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了。中年以后，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上。

扬州古称广陵，人们又叫它维扬。清日之前，扬州因靠着大运河，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淮左名邦。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扬州在苏北，不属江南，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一入扬州，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第一站盘桓之地，都定在扬州。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从这层意义上，扬州不算江南，但它处在淮河以南，属不南不北之地，且扬州的人文风气，山水风光，都是近南而远北。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

历史上的扬州，自隋至清一千多年间，虽屡遭兵燹，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大凡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那样，命运各异，有好有坏。有人终生困顿潦倒，喝凉水都塞牙；有人少年得志，到老也无灾咎。扬州属于那种“贵人多难”一类，比起杭州、苏州，它受到蹂躏最多。但每遭蹂躏之后，它总能顽强地恢复生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也是合适的。

记载扬州古时的繁华，典籍甚多，但最好的要数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先生撰著的《扬州画舫录》了。杭州、苏州乃人间天堂，值得记述的盛事比扬州还要多，但无论是张岱的《西湖梦寻》还是顾禄的《桐桥倚棹录》，都不及李斗的这本书。尽管张岱才情很高，是一代大家，但作为城市的记录，他之考证与阐释，均没有下到李斗那样的工夫。李斗之后，另一位扬州人焦循写的一本《扬州图经》，也是一本好书，但史的味道太浓，非专门的稽古钩沉之士，恐怕很难读它。

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其繁华、其绮丽、其风流、其温婉，《扬州画舫录》皆记述甚详。西湖之名借于杭州，秦淮之名借于南京，但前头各加一“瘦”与“小”字，便成了扬州的特色了。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他们为何偏爱“瘦”

与“小”呢？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都不是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便有点儿损他不堪重用；说“他专门做小事儿”，便暗含了鼠目寸光。时下有种风气，无论是给公司取名，还是为项目招商，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三个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派出的名片却是“亚洲咨询公司”一类；两三张食桌的厅堂，美其名曰“食街”。总之，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照这个理儿，瘦西湖完全可叫“大西湖”或“金西湖”，小秦淮也可叫“中国秦淮”或“银秦淮”了。古扬州城中，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但铜臭不掩书香，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肯定还是李斗、焦循这样的秀才。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小，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如是，话题就回到“烟花三月下扬州”上头，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就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因为没有红枫，更没有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秋老时分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杜牧说“秋尽江南草未凋”，未凋并不等于葳蕤，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莺歌燕舞的三月却不一样：那杨柳岸畔的水国人家，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园林台榭、寺观舫舟，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此时的扬州，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草花的幽香；湖上的画舫，禅院的钟声，每一个细节上，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在三月的扬州，我们是可以寻到这种梦境的。

为了这梦境，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去年，我打听何处可以雇一条船，邀两三好友于黄鹤楼下出发，一路吟诗作画，听琴吹箫到扬州去。结果人家告诉我，现在从武汉到扬州，根本无水路可通。后来打听到，从杭州或苏州出发，可从运河到达扬州。我又来了兴趣，让朋友去觅一只画舫。事情也未做成，其因是这一段运河虽然畅通，但除了运送货物的商船，渡客的帆舟早就绝了踪迹。

由此我想到，坐一条船于烟雨濛濛的江上，去拜访唐代的扬州，已是完全不可能了。扬州的繁华还在，但唐代的风流不再。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的生机勃勃的扬州，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

饮一口汨罗江

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在中国的诗史中，已经流了两千多年。诗人如我辈，当它为愤世嫉俗之波的，不乏其人；取它一瓢饮者，更是大有人在。当然，饮的不是玉液琼浆，而是在漫长的春秋中浊了又清，清了又浊的苦涩。这苦涩，比秋茶更酽。

这会儿，我正在汨罗江的岸边，捧起一摊浑黄得叫人失望的江水，手持鲜花时，花香浸入衣衫中，双手舀水时，天空在水中反映出来。这一捧比虫蛀的线装书还要古老的浑黄能反映什么呢？天上艳阳正好，今天恰恰又是端午节，软白的粽子香在别人的嘴中，翠绿的艾剑戟立在苍茫的原野上。这些，都使我手中的这一捧，浑黄有加。我想，大凡成了历史的东西，肯定是再也清澈不起来了。可是，为了在端午节这一天，饮一口汨罗江的水，我可是千里奔驰特意赶来的啊！

脖子一扬，我，饮了一口汨罗。

立刻，我感觉到，就像有一条吐着信子的蛇蹿入我的喉管，冰凉而滑溜，在我肝胆心肺间穿行，如同在烟雨迷蒙的天气里穿过三峡的蛟龙。

愤世嫉俗的味道真苦啊！

同行人大概看出我脸色难看，埋怨说：“叫你不要喝你偏要喝，这水太脏了。”

我报以苦笑。

朋友继续说：“你们诗人都是疯子，不过，也像圣徒。恒河的水污染那么严重，圣徒们也是长途跋涉，非得跑到那里去喝一口。”

我得承认，朋友这么说，并不是讥笑我，他只是不理解，我的行囊中，带有青岛啤酒和可口可乐，为什么，我非得饮这浑黄的汨罗？

这小小的隔阂，让我想起禅家的一段公案。

一次，著名禅师药山惟俨看到一个和尚，问：“你从哪里来？”和尚答：“我从湖南来。”药山又问：“湖水是不是在泛滥？”答：“湖水还没有泛滥。”药山接着说：“奇怪，下那么多雨，湖水为什么没有泛滥？”和尚对此没有满意的回答。因而药山的弟子云岩说：“是在泛滥。”同时，药山另一

个弟子东山大叫道：“何劫中不曾泛滥！”

细细品味这句话，不得不佩服禅家独特的思维品质。何水不脏？我想对朋友当头棒喝的这四个字，本源于何劫中不曾泛滥的设问。这种心境，当不属于柳枝无主，憔悴东风的哀叹。

不过，那四个字我终究没有问出口。然而由禅家推及诗家，我想得更多了。

汛期湖水泛滥，每个人都看得到。可是，干旱季节的湖水泛滥，又有几个人能感觉到呢？屈原淹死在汨罗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汨罗不只是湘北的这一条，也不尽然是由波涛组成，知道这一点的，恐怕更是微乎其微了。

何劫中不曾泛滥！还可以推补一句，何处没有汨罗江？

刘伶的汨罗江，是一把酒壶；嵇康的汨罗江，是一曲裂人心魄的广陵散；李白的汨罗江，是一片明月；苏东坡的汨罗江，是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贬谪之路；秋瑾的汨罗江，是一把刎颈的大刀；闻一多的汨罗江，是一颗穿胸的子弹……写到这里，我禁不住问自己：

你的汨罗江会是什么呢？

屈原本姓半，后来改姓熊，是我的同宗。其祖上是楚王的儿子，封在屈地（即今秭归县一带），从此便以封地为姓。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对这位天生叛逆的诗人也就格外敬重了。从知道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我写诗做人的坐标。每当灾难来临，我就想到那形形色色的汨罗江。好多次，当我的愤怒无法宣泄，我就想跑到这里来，跳进去，让汨罗再汨罗一回。今天，我真的站到了这汨罗江的岸边，饮了一口浑黄后，我的愤怒被淹灭了，浮起的是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惆怅。

徘徊又徘徊，在岸边的蒿草丛中，我歌我哭的心境，竟沦为鱼虾之沼。

江面上，两三渔舟以一种“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悠然，从我眼前飘过。不知道屈原为何许人也的渔翁，一网撒去，捞回来的是最为奢侈的五月阳光。偶尔有几条鱼婴，看上去像二月的柳叶，也被渔翁扔进了鱼篓。那也是他的收获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渔翁之意，却是肯定在于鱼的。

中国的渔翁形象，从劝屈原“何不随其流而逐其波”的那一位，到“贯看秋月春风”的那一位，都是明哲保身的遁世者，权力更迭，人间兴废，与他们毫不相干。船头上一坐，就着明月，两三条小鱼，一壶酒，他们活得好逍遥啊！你看这条因屈原而名垂千古的汨罗江上，屈原早就不见了，而渔翁仍在。

这就是我的惆怅所在。

一位清代的湖南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

萧瑟寒塘垂竹枝，长桥屈曲带涟漪。
持竿不是因鲂鲤，要斫青光写楚辞。

看来，这位诗人的心态与我差不多，又想当屈子，又想当渔翁，结果是两样都当不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人早就这么说过。

既如此，我的饮一口汨罗的朝圣心情，到此也就索然了。归去罢，归去来兮，说不定东湖边上的小书斋，就是我明日的汨罗。

水墨江南

水墨江南，是我最为心仪的画轴。峰峦中的涧水、烟树里的人家、晨炊上的鸟啼、落日下的橹声，匍伏在氤气上的春梦无痕、浮漾于绵雨中的秋叶满山，或宁静、或喧闹，或尺幅玲珑、或无远弗届。我心中的江南，永远是一幅常读常新的水墨。

现在，我又置身在水墨之中。趁着紫燕衔来的微雨，沐着杜鹃染红的熏风，坐在涡轮搅水的画舫上，我航行在千岛湖中。

因为在建德县修筑了拦江大坝，在古淳安的县境里，在旧时的新安江的中段，一座五百八十平方公里的湖泊出现了。千余座与白云厮守的青山，变成了泽国中的岛屿；十余万与鸡犬相伴的烟灶，变成了水族中的另类。人定胜天只是人的一相情愿，但智能风景，却是人与自然的一种默契。

比之承载过大汉湍流盛唐烟雨的新安江，千岛湖太过年轻。几十度春花秋月，它甚至还没到天命之年。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江南水墨中的神来之笔。抑或，它可比拟于桂林阳朔的鬼斧神工。

春雨时断时续，画舫渐行渐远。俯视水底，深黛而明澈；近岸浅波，虫鱼戏逗，荇草摇曳；远眺众岛，岩苍而螺翠；树林深处，茶烟袅袅，山市嚣然。山重水复，一湾一胜景；水复山重，一岛一生机。揽水湾中，可见鸥影横波，银鱼似雪；徜徉山间，可赏石窦飞瀑，小岛依人。有茶山处必有茶寮，有胜景处必有长亭。山一伸必至浅滩，浅滩即船市；水一折必有码头，码头即花坞。大哉瑶池落人间，美哉千岛湖！

遥想当年，被两岸青山逼窄的新安江，亦是一条流淌着春梦的河流。从皖南的屯溪，到西湖边上的杭州，数百里航程，它接纳了多少幽谷兰露，桃花流水。夕阳下的帆影，犹如杜牧在二十四桥边写下的绝句；月华中的花船，犹如百尺楼头吹响的洞箫。李白在江中朗吟，新安江绝异诸水；海瑞在岸畔叹息，新安江流着忧患。商旅经过，水泛胭脂；兵爷经过，涛凝疮痍。这一条劫难过、绮绣过、空灵过又哀愁过的河流啊，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命运。

从杭州乘船到屯溪，已经绝无可能。但是在千岛湖里品藻江南，却是难

得的风雅。桂楫兰桡，在万顷碧浪中得大自在；鱼歌鸟韵，在中天明月下做珍珠梦。今夕何夕，我问舟子，你的楼船将在哪一重花汛里停泊？舟子笑而不答。但是，我看到他抛出一根缆绳，立刻，我们的游船像一只敛翅的白鸥，留在了烟波深处，留在了愈久愈令人陶醉的江南水墨中。

访洛阳白园

从牡丹大家族中数以千计的国色天香，我认识了洛阳。一座风流妩媚之城。历千年兵燹、百回战劫而不毁灭的那些锦绣之根，现在更是春笋般苗起，轰轰烈烈地撒娇吐艳。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吸引了万国衣冠。

从“风回铁马响云间”的齐云塔，从花龙透雕、古柏森森的白马寺，从造像十万余尊的龙门石窟，我认识了一个坐在莲花座上的洛阳。这洞天佛地之城，有多少花宫梵寺。三千世界的高僧驻锡于此，意将辘辘的战车旋成常转的法轮，把咽下的黄河涛声吐成伽蓝的暮鼓晨钟。

从邙山大家认识帝王将相之城，从升仙太子碑认识出神入化之城。侠骨剑气之城，倚在关林仪门前的铁狮子肩上；兽形怪物之城，幽禁在王城公园内的西汉壁画墓中。盘桓几日，洛阳如历史的万花筒，让我目不暇接。喜欢清静我，来此竟不得做猿鹤之梦。为了要在这文化沃野的中州找到我的情结，找到一个儒雅淡泊的洛阳，因此我来香山。

香山在洛阳城南十几公里，隔着清清伊河，与西山的龙门石窟比肩而立。与西山相比，这里的游客少得多了，及顶上到琵琶峰的，则少之又少。

琵琶峰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地。沿琵琶峰以下的香山一角，围墙圈禁，辟为白园。

香山本是龙门东山，因地产香葛，故名。北魏朝廷在西山大凿窟龕的时候，东山也随着建起一座规模巨大的香山寺。临山起屋，依山凿佛，一时间，东山五色渥彩，胜景辉煌。洛阳城中的钟鸣鼎食之家，那年月，莫不争当香山寺的施主。

烽镞洞穿了富贵之梦。到了唐初，香山寺已钟磬寥寥，残破不堪。武则天执政后，采纳武三思建议，重修香山寺，东山又一度天花乱坠，香火旺盛。再过一个世纪多，等白居易来到洛阳接任河南尹，香山寺又因风流云散，年久失修而门可罗雀。对这一块鱼龙寂寞的山水，白居易可谓是一见钟情。他拿出为老友元稹写墓志铭所得的六七十万金，开始他三修香山寺的壮举。至此，东山的游踪才少了一些显赫的王气，多了一些飘逸的灵气。香山寺第三次的佛界，为诗人而开！